

论《列子》对《庄子》寓言的应用

杨 漪 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列子》一书为魏晋人伪作,其书的寓言创作受到《庄子》诸多影响。从文献角度对《列子》应用《庄子》寓言的情况作一全面的梳理,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直接引用型、扩充型、杂揉型。

关键词:《列子》;《庄子》;寓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046-07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最早的繁盛期是在先秦时期。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寓言在先秦文学中并未独立成篇,而是大量存在于诸子散文中,是诸子散文进行说理论辩的工具。班固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卷三十《艺文志》,1746页)章学诚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2](第一卷《经解上》,93页)可以看到,政治的大环境是促使寓言大量出现的前提条件。诸子各家都将寓言作为据谈雄辩、陈辞说理的有力武器,而在诸子百家中,将寓言这一文学体裁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则非庄子莫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索隐》曰:“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3](卷六十三,2143—2144页)

对于寓言在文章中的运用,《庄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4](947—948页)所谓“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实际已确定了寓言的本质,即通过叙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可以虚构,来寄予某种道理或是哲理。因而寓言常常是语带双关,托喻巧妙,借以阐发哲理,印证概念。但是,《庄子》借寓言来说理并不是将它作为简单的传声筒,而是借助于故事这一载体,展开丰富的想象,赋予其强烈的文学色彩。宋代高似孙赞道:“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拔,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长河,袞袞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眇、不近人情之说瞽,乱而自呼。”[5](23—24页)清人刘熙载更明确指出:“《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与此见寓言之妙。”[6](7页)一部《庄子》含有180多篇寓言,这些寓言对构成《庄子》文章瑰丽奇炫的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道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的《列子》,在近代学术史上,关于它的真伪问题有颇多争议,不过,现

收稿日期:2003-09-13

作者简介:杨漪柳(1978—),女,四川营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李大明教授。

在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认为《列子》是一部魏晋人作的伪书,参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辨伪文字辑略》[7](287—348页)。《列子》一书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老庄学说,在文学创作上也受到了颇多影响。本文试从文章中的寓言创作的角度作一些整理和阐释。

《列子》一书有寓言百篇左右,其中约30余则寓言与《庄子》一书有直接的关联,可以大体把这些寓言归纳为三大类型,即:直接引用型、扩充型和杂揉型。

一 直接引用型

《列子》一书是魏晋人所作,书中留有大量的抄袭痕迹,有一些寓言故事就是直接从《庄子》一书中抄袭而来,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在义理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动。这一类的寓言在《列子》书中并不在少数。比如《列子·说符》有则寓言: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7](244页)

这则寓言就完全是从《庄子·让王》篇中而来,其文字完全相同。

又如《列子·黄帝篇》的一则寓言:

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可斗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影响。”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耳。”[7](86—87页)

这则寓言除了个别文字有出入,可以说是完全从《庄子·达生》篇中而来。寓言中的异文有:“周宣王”在《庄子》中是“王”,“可斗乎”则为“已乎”,“犹应影响”为“犹应向景”,但这些异文并未影响寓言的原意。也可以说是完全抄袭。这则寓言以斗鸡为寓,说明斗鸡要取得胜利,在虚骄恃气、如应影响、疾视盛气的心态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在复杂多

变的社會中,人們為了適應有如斗雞般的環境,求得生存與發展,也是不能有虛驕恃氣、如應影響、疾視盛氣的心態的。《列子》通過這篇寓言把它所主張的持身接物、物崇不競的道理闡述得非常明白透徹。

《列子·黃帝》載: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鰲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發行歌,而游于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鰲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并流將承子。子出而被發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于陵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7](62—64頁)

此則寓言當系抄錄自《莊子·達生》,而文字小異。《莊子·達生》云:“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鰲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4](656頁)此作“縣”,彼作“懸”,一也,故陸德明《釋文》云“音玄”。此作“拯”,彼作“承”,亦同,故殷敬順《釋文》云“承音拯”[4](656頁)。

《列子》中有的寓言雖然已經經過了作者的修改,但還是可以發現它們其實仍然是從《莊子》中照搬而來。如《列子·黃帝篇》記:

有神巫自齊來處于鄭,命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焉,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諛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几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见杜权矣。”列子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此为杜权。是殆见吾善者几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先生坐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将且复相之。”列子入告壶子。壶子曰:“向吾示之以以太冲莫朕,是殆见吾衡气几也。颯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洿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汙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未九渊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壶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因以为茅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糲如食人,于事无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忿然而封戎,一以是终。[7](70—76页)

在《庄子·应帝王》篇中也有这样一篇寓言: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衿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颯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4](297—306页)

将两则寓言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则故事在语言上虽然有较多异文,《列子》的寓言在语言上也有小部分的补充,但寓言的文意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应该说,《列子》仍然是基本不变的从《庄子》中引用了这个寓言故事。

还有一种引用的情况,则是《列子》照搬了《庄子》的寓言,但《庄子》的寓言通常都没有直接点明题意,而是要读者自己去领会此中深意,但《列子》引用后却在最后面加上了评论,点明寓意,如《庄子·徐无鬼》记: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也,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闻也。勿已,则隰朋可。”[4](844—845页)

《列子·力命篇》全文引用了这篇寓言,但在结尾加上了一段话来点明寓意:

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由来,弗由我也。[7](201页)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列子·黄帝篇》中“仲尼适楚”等寓言中,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 扩充型

《列子》寓言对《庄子》寓言的扩充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把原来在《庄子》里叙述很简单的寓言进行了再创作,使整个寓言都丰富生动了起来;有的是在《庄子》原有寓言的基础上进行了些许的改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又使两个寓言之间的意思产

生细微的变化；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列子》继承了《庄子》某则寓言的语言和思想，但自己在语言上又进行了较多的补充与完善，以更充分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同时，整个寓言也因此显得更有气势，文采斐然。

关于第一种情况，以“朝三暮四”这个故事为例，原来在《庄子·齐物论》中只有短短二三十字的记载：

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4]（70页）

同样一个故事到了《列子》一书中则改变了面貌，《列子》的作者从语言、情节等各方面的描述中都大大丰富了这个寓言故事，使得故事的情节更完整，语言更生动，增添了整个寓言故事的文学色彩。《列子·黄帝篇》记：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意。俄而匿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宠，皆由此也。圣人以智宠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宠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7]（86页）

两相比较可以看到，虽然寓意并没有变化，都讲的是名实未亏，却让猿猴们产生了喜悦和发怒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但《列子》的寓言故事性很强，“朝三暮四”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更符合寓言故事对情节的要求。

关于第二种情况，以下面的例子为例。《庄子·逍遥游》载：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

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4]（26—28页）

“藐姑射山之神人”之故事同样在《列子》寓言中出现了，《列子·黄帝篇》载：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行如处女；不偃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患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不愆。阴阳常调，日日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7]（44—45页）

比较两则寓言，可以说它们都是在向世人描绘一个超脱世外的神人形象，但在这两种描绘中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和《列子》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庄子》笔下的神人肌肤若雪，行动轻盈，吸风饮露，不食五谷杂粮，不问世事，游于四海之外，是一个完完全全自由自在的象征，同时，他“将旁礴万物以为一”，因而“物莫之伤”，在他身上，着重体现了庄子所提倡的自由、无为、大同的思想。

同样是这样一位神人在《列子》笔下开始变成了一个快活的神仙。首先，《列子》的描绘强调了神人所处的美好环境——“阴阳常调，日日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其次，在这样一个神仙化的舒适环境中，神人生活的各种条件都是非常优越的。可以说，《列子》在这里并没有像《庄子》那样强调人物同一，宣扬大同的思想，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当时的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完美的生活理想，强调了神人生活的无比舒适。我们可以再结合《列子》书中其它对理想国的描述来看这一点。如《汤问篇》中对“终北国”的描述——“有水涌出，名曰神潢，臭过兰椒，味过醪醴”[7]（163页）。靠着这种神潢，终北国的子民可以“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7]（164页），也可以“缘水而居，不稼不穡”，渴了饿了可以直接喝神潢，同时还可以用它来洗澡：“沐浴神潢，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7]（163页）。神潢的存在使终北国人摆脱了劳动，肆意享受生活。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在《列子》笔下

的神人带有魏晋时代的烙印,《列子》在他们身上寄予了魏晋人所提倡的放逸纵欲、及时行乐的观念。也许,时代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列子》意识到要实现《庄子》所希望的重返原始社会让人们过茹毛饮血的生活是不现实的,还不如提倡人们及时行乐更得人心。

关于第三种情况,有这样一则寓言为例,《庄子·至乐》记: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攬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蟾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烏,陵烏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螭,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醢。颐辂生乎食醢,黄軓生乎九猷,瞿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箠,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4](623—625页)

同样是这一则寓言在《列子》这里稍稍改变了模样,《列子·天瑞篇》记:

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攬蓬而指,顾谓弟子百丰曰:“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生死也。此果养乎?此果欢乎?种有几:若蛙为鞬,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蟾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烏,陵烏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螭,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化而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醢颐辂。食醢颐辂生乎食醢黄軓,食醢黄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瞿芮,瞿芮生乎腐蠹。羊肝化为地皋,马血之为转邻也,人血之为野火也。鷦之为鷦,鷦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鷦也,燕之为蛤也,田鼠之为鸲也,朽瓜之为鱼也,老韭之为菟也,老踰之为猿也,鱼卵之为虫。宜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河泽之鸟视而生曰鵙。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闾昭生乎湿,醢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箠。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7]

(11—18页)

两则寓言都在阐述万物只不过是一气而万形的产物,有变化而无生死,生不永生,死不永灭的道理,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除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外,还引入了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等,力求使说理更充分,更具可信度。

三 杂糅型

在《列子》运用《庄子》寓言的情况中,有很多这样的寓言,即《列子》寓言既不是对《庄子》寓言的完全引用,也不是简单的扩充,而是在一则寓言里面既有来自于《庄子》的思想材料,也有很多是不着痕迹地引用了《庄子》的寓言。列子综合了《庄子》一书中的许多养分,从而创造了自己的寓言故事,把所有的寓言故事纳入了自己的寓言体系。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列》之袭《庄》,世所熟知,然只观其明目张胆者,至脱胎换骨、假面化身处,则识破尚鲜也。”[8](480页)

《庄子·人间世》载: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蜊盛溺。适有蚤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4](164—167页)

《列子》书中也有一则关于养虎的寓言,《黄帝篇》载: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

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鸚鵡之类，无不柔驯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异类杂居，不相搏噬也。王虑其术终于其身，今毛丘园传之。梁鸯曰：“鸯，贱役也，何术以告尔？惧王之谓隐于尔也，且一言我养虎之法。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此有血气者之性也。然喜怒岂妄发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碎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之，逆也。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顺之使喜也。夫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故游吾园者，不思高林旷泽；寝吾庭者，不愿深山幽谷，理使然也。”[7]（58—59页）

关于养虎之法，《列子》明显有着借鉴痕迹，部分语言都几乎是一样的，但就整个寓言而言，应该说它基本上是《列子》自创的寓言。从这则寓言的思想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庄子》找到类似的寓言，如《庄子·山木》：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跚跚跚跚，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粟；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4]（679—683页）

再如《列子·黄帝篇》中的一则寓言：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尹生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省舍。因间请靳其术者，十返而十不告。尹生怱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数月，意不已，又往从之。

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频？”尹生曰：“曩章戴有请于子，子不我告，故有憾于子。今复脱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因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浹时，而怱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收，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尹生甚怱，屏息良久，不敢复言。[7]（46—48页）

《列子》言“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据《庄子·逍遥游》载：“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4]（17页）在这则寓言中，“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因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庄子·达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来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4]（662页）；又《庄子·大宗师》：“女偶曰：‘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4]（252页），《大宗师》中又颜回曰：“回忘仁义矣！……回忘礼乐矣！……回坐忘矣！”[4]（284页）；《庄子·寓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4]（956页）《列子》的这则寓言看似和《庄子》寓言没有直接联系，但仔细考察，仍然可以从语言的立意、遣词造句中发现《列子》寓言对

《庄子》寓言的借鉴融合之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列子》斯节命意遣词，均出《庄子》，捉至一处，便见源流。”[8](480页)

综上所述，《列子》寓言与《庄子》寓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思想到语言，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到离奇夸张的叙述，《列子》对《庄子》寓言的学习和借鉴

是全方位的，限于篇幅，我们只在这里讨论了与《庄子》寓言有直接联系的《列子》寓言。《列子》中有的寓言是直接照搬了《庄子》寓言，有的则是对《庄子》寓言进行了扩充和改造，还有的则是列子根据自己表达思想的需要对《庄子》寓言进行了概括、加工与再创造，构成了自己瑰丽多彩的寓言世界。

参考文献：

- [1]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章学诚著, 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3]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5]高似孙. 子略[M]. 丛书集成初编: 第十九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8]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On Application of *Zhuanzi* Parable in *Liezi*

YANG Yi-liu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omeone in Wei-Jin counterfeits *Leizi*, of which the parables, largely influenced by *Zhuangzi*, can be sorted out into three types: direct borrowing, enlargement and mixing.

Key words: *Leizi*; *Zhuangzi*; parable

[责任编辑:唐 普]